

書評

曹銘宗：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
臺北：貓頭鷹出版社，2013年3月。總212頁。

謝向榮

語文發展，多姿多采，不同地域的語言，在語音、語法和詞彙方面，都存在差異，各有特點。同樣是中文，香港講「粵語」，臺灣講「國語」，內地講「普通話」，新馬地區講「華語」。

同樣是粵語，香港和廣州亦各有本土的語言習慣，例如形容詞「串」、「正」、「爆」、「喪」、「潮」、「激」，以及潮語「放飛機」、「屈機」、「屈蛇」、「潛水」、「葡萄」、「O嘴」等詞彙，除了香港部分青年人外，本港成年人、老人或其他地區的華人讀來，或會覺得莫名其妙。這些富有本土色彩的詞彙，可統稱為「港式粵語」。對於這些詞語，許多人雖然大致瞭解其詞義，但其詞源如何，成因如何，往往只得一知半解。

同理，臺灣當然亦有饒富本地色彩的「臺式國語」。當中許多詞彙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其意思與用法，但其詞源如何，未必人人清楚。例如，「機車」在臺灣為何是罵人的話？它跟機車關係如何？「損龜」跟烏龜有甚麼關係？「菜鳥」跟鳥有甚麼關係？「好康」的「康」是指甚麼？恐怕許多人均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」，即使是當地的臺灣人亦未必清楚。

本書作者曹銘宗先生，1956年生，臺灣基隆人，曾任聯合報影劇、鄉情、文化版記者及主編、中興大學駐校作家、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，目前從事自由寫作，兼任英語導遊。曹先生長期關注臺灣族群文化，並以歷史宏觀角度觀察臺灣多元文化，曾以〈回來做番：當代平埔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復興〉、〈檳榔西施的文化觀察〉、〈數位@文化.tw〉等系列報導，獲得三次吳舜文新聞獎文化專題報導獎。曹先生著述宏豐，題材廣泛，其中如《臺灣國語》（1993年，聯經）、《臺灣歇後語》三冊（1993-1994年，聯經）、《臺灣廣告發燒語》（1995年，聯經）、《臺灣地名謎猜》（1996年，聯經）、《什錦臺灣話》（1996年，聯經）、《臺灣的飲食街道：基隆廟口文化》（1997年，基隆市立文化中心，合著）、《自學典範：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》（1999年，聯經）、《祝你永保安康》（2001年，天下文化）、《集集火車快開了》（2001年，聯經）、《臺灣文化容顏》（2002年，文建會，合著）《臺灣小吃之美·基隆廟口》（2008年，聯經，合著長卷手繪本）等，均與臺灣歷史、文化、語言、飲食、人物相關。而本篇介紹之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，則可視為曹先生《臺灣國語》一書之重訂版，同樣專注探討「臺式國語」之語源問題，一方面為讀者解惑，另一方面亦有功於保存臺灣的歷史與語言發展，發揚臺灣本土文化的特色。

本書所收辭例，均源於作者多年來之細心觀察，部分亦曾以專欄形式發表於報刊。1992年，作者曾在《聯合報》鄉情版開闢「臺灣國語」專欄，介紹臺灣特有的中文詞彙，其中如「槓龜」、「黑輪」、「透逗」、「逗陣」、「芭樂票」、「搓圓仔湯」等，後來都被收入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。曹先生收錄在「臺灣國語」專欄的文章，後來集結在《臺灣國語》一書，1993年12月由聯經出版公司發行。考《臺灣國語》一書，收錄當時在口語和報章雜誌流行的新詞彙共52個，細目如下：

強強滾、槓龜、抓狂、鬱卒、鴨霸、賭爛票、芭樂票、搓圓仔湯、無三小路用、打拚、鬥陣、歪哥、俗賣、速配、車拚、頭

殼壞去、甲意、嚇嚇叫、雞婆、卡、衰、讚、幼齒、介高尚、落翅仔、牽手、三八、尻川、先、見笑、老神在在、假仙、膨風、搞怪、知影、加減、出頭天、辦桌、俗擱大碗、有呷擱有掠、阿達、藏鏡人、秘雕、秀、馬殺雞、歐巴桑、秀逗、黑輪、便當、運將、波霸、大哥大。

從 1993 年至今，「臺式國語」持續增加中。作者受貓頭鷹出版社之邀，重新整理歷來最具代表性的一百則「臺式國語」，訂名為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。書中所收 100 則「臺式國語」，共分為「形容篇」、「食物篇」、「動作篇」、「生活篇」、「名詞篇」、「地名篇」六類，細目如下：

「形容篇」（共 20 則）：

二二六六、三條線、五四三、太麻里隔壁、白目、好家在、好康、秀逗、粉、衰、強強滾、控固力、無厘頭、猴塞雷、搞剛、機車、鴨霸、龜毛、雞婆、讚。

「食物篇」（共 14 則）：

蓮霧、高麗菜、釋迦、虱目魚、甜不辣、味噌、山葵、黑輪、便當、蓬菜米、牛蒡、外省麵、珍珠奶茶、奶雞。

「動作篇」（共 16 則）：

虎爛、打拚、白賊、吐槽、抓狂、抓猴、花轟、俗賣、歪哥、凍蒜、莊孝維、逗陣、搓圓仔湯、靠腰、油切、踹共。

「生活篇」（共 24 則）：

大哥大、內褲帶、牛肉秀、呷應、打手槍、瓦斯、甲、冷笑話、事業線、坪、奇樣子、泡湯、趴、趴趴走、馬殺雞、梗、牽手、莫宰羊、槓龜、颱風、摩鐵、辦桌、轟趴、那魯灣。

「名詞篇」(共 18 則)：

小三、月光族、幼齒、好野人、西瓜派、波霸、芭樂票、哈日族、秘雕魚、粉絲、菜鳥、奧步、運將、歐巴桑、賭爛票、賢拜、檳榔西施、藏鏡人。

「地名篇」(共 8 則)：

福爾摩沙、富貴角、三貂角、野柳、艋舺、高雄、關西、天龍國。

兩相比較，可知曹先生在舊作《臺灣國語》一書的基礎上，作出了大幅的修訂，辭例亦由原來的 52 則，增訂至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中所見的 100 則。其中，經刪除的詞語共 24 個，得到保留的詞語共 25 個，而新增訂的詞語則有 72 個。另外，《臺灣國語》中有「鬥陣」、「秘雕」、「秀」三詞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中則易作「逗陣」、「秘雕魚」、「牛肉秀」，既有傳承，又有創新，別開一類。謹列表如下，以便清覽：

僅見於《臺灣國語》的辭例 (共 24 則)	鬱卒、無三小路用、速配、車拚、頭殼壞去、甲意、嚇嚇叫、卡、介高尙、落翅仔、三八、尻川、先、見笑、老神在在、假仙、膨風、搞怪、知影、加減、出頭天、俗擱大碗、有呷擱有掠、阿達。
保留自《臺灣國語》的辭例 (共 25 則)	強強滾、槓龜、抓狂、鴨霸、賭爛票、芭樂票、搓圓仔湯、打拚、歪哥、俗賣、雞婆、衰、讚、幼齒、牽手、辦桌、藏鏡人、馬殺雞、歐巴桑、秀逗、黑輪、便當、運將、波霸、大哥大。
改寫自《臺灣國語》的辭例 (共 3 則)	鬥陣 → 逗陣 秘雕 → 秘雕魚 秀 → 牛肉秀
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新增訂的辭例(共 72 則)	二二六六、三條線、五四三、太麻里隔壁、白目、好家在、好康、粉、控固力、無厘頭、猴塞雷、搞剛、機車、龜毛、蓮霧、高麗菜、釋迦、虱目魚、甜不辣、味噌、山葵、蓬萊米、牛蒡、外省麵、珍珠奶茶、奶雞、虎爛、白賊、吐槽、抓猴、花轟、凍蒜、莊孝維、靠腰、油切、踹共、內褲帶、叩應、打手槍、瓦斯、甲、冷笑話、事業線、坪、奇檬子、泡湯、趴、趴趴走、梗、莫宰羊、颱風、摩鐵、轟趴、那魯灣、小三、月光族、好野人、西瓜派、哈日族、粉絲、菜鳥、奧步、賢拜、檳榔西施、福爾摩沙、富貴角、三貂角、野柳、艋舺、高雄、關西、天龍國。

從上可見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的內容經過大幅增訂，絕非只是《臺灣國語》的舊瓶新酒而已。而且，即使收錄的是同一個辭例，曹先生亦非僅從舊作中「搬字過紙」，而是一一重新考訂，使內容更加豐富詳實。以「芭樂票」（指空頭支票）一詞為例，曹先生在舊作《臺灣國語》中解說曰：

「芭樂票」的「芭樂」，來自臺語的「椀仔」，就是番石榴的俗稱，被寫成了諧音的「芭樂」。（頁 19）

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則修訂曰：

番石榴原產於中南美，葡萄牙語稱之 *goiabeira*，十七世紀傳入臺灣後，臺灣閩南語稱之「椀仔」（*pat a*）。據推測，之所以會叫「椀仔」（*pat a*），可能與原葡萄牙語 *goiabeira* 這個字的 *beira* 有關，後來，「椀仔」被寫成「芭樂」通行。（頁 170）

綜上可見，曹先生舊作《臺灣國語》僅解釋「芭樂票」源自臺語「椀仔」，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則進一步推測臺語「椀仔」背後當受葡萄牙語「番石榴」*goiabeira* 的發音影響，在語源上考究得更加深入，參考價值亦因而更大。

除了增加詞目、豐富內容、深入考論外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在體例上也比舊作《臺灣國語》更加完善。《臺灣國語》所收的詞語，均錄自作者在《聯合報》上發表的專欄文章，篇幅往往較短，每篇僅有二、三百字說明，亦未有附加拼音及例句等輔助資料，比較乏味。至於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一書，篇幅較長，內容亦相對豐富。所考詞語，先注「讀音」，然後立「解曰」、「講古」、「例句」、「語源表」諸條目，清楚詳明。書中所用音標，一律使用官方公告的拼音系統。中文有國語注音符號、漢語拼音，臺灣閩南語、客家語則依據臺灣教育部公告的臺灣閩南語、客家語羅馬字拼音方案。日

文方面，除了假名，也標出日語羅馬字，以方便不懂日文者。書末附有「速查表」，方便讀者檢索全書討論的詞語，考慮相當全面和細心。

作者在書中〈自序〉說：

臺灣的「國語」，中國大陸的「普通話」，以及東南亞的「華語」，都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現代漢語，但長期各自發展，加上受到當地其他語言的影響，在語音、語法、詞彙上都產生了一些差異。……

「臺式國語」的背後是臺灣四百年來的歷史、政治和文化。臺灣自十七世紀以後，由大量中國閩粵移民形成了漢人社會，經歷荷蘭、西班牙、明鄭、大清、日本統治。戰後，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廣「國語」，由於民間的主流語言是臺語（臺灣閩南語），所以提供了產生「臺式國語」的環境。自一九八七年解嚴後，新聞標題、廣告標語更促進了「臺式國語」的發展，近年來在網絡族推波助瀾下，還有很多新潮、創意的用語。

例如：「野柳」源自西班牙語，「高麗菜」源自荷蘭語，「蓮霧」源自印尼語。「甜不辣」可以從臺語、日語推到葡萄牙語，「槓龜」可以從臺語、日語、美語推到北美原住民語。

從曹先生的序文中，讀者可以得知「臺式國語」的背景、發展，以及其主要成因——語言接觸。

「語言接觸」(Language Contact) 是一個語言學研究的專門課題，概指不同語言系統在彼此互動或影響時的語言現象，相關研究又稱為「接觸語言學」(Contact Linguistics)。簡單來說，社會上有不同語言的人，隨着他們愈來愈密切的交流，不同的語言便會互相接觸和影響，令其中至少一種語言帶來語音、句法或語意等方面的變化。語言學家考察這種獨特的語言變化現象，並將之稱為「語言接觸」。臺灣的「國語」，長期受到本地臺語（閩南語），以及廣東話、西班牙語、荷蘭語、日語、英語等外來語的影響，自然會出現一定變化，衍生成

獨特的「臺式國語」。於是，作者對這些有趣的「臺式國語」，廣覽博採，詳稽博辨，以輕鬆的筆法，為讀者剖析源流，增長語言知識。

筆者綜觀全書，認為其所收錄「臺式國語」之語源，當可概分為三類：

(一) 絕大部分由臺語(閩南話)音譯或誤譯而成，如「奶雞」、「花轟」、「凍蒜」、「搞剛」、「龜毛」、「好康」、「白目」、「吐槽」、「抓猴」等。以「吐槽」為例，作者先在「解曰」下釋義云：「拆穿謊話，揭露短處」，然後於「講古」下詳辨其語源：

「吐槽」一詞源自臺灣閩南語「揆臭」(tuh tshau)，「揆」(突)是刺破，也有頂嘴之意，「揆臭」就是刺破臭處，可用來比喻揭人之短，讓人難堪。(頁 84)

又如「抓猴」，作者先在「解曰」下釋義云：「捉姦」，然後於「講古」下詳辨其語源：

「抓猴」一詞源自臺灣閩南語「掠猴」(liah kau)，由於國語常把「掠」寫作「抓」，因此「掠猴」就變成了「抓猴」。……

有人認為，捉姦應是「掠鱉」(liah hau)才對，因與「掠猴」(liah kau)發音相近而被誤傳。「鱉」是一種魚，以前在臺灣海邊常可看到，總是雌雄一對出現，民眾去「掠鱉」，後來就影射成「捉姦見雙」。但此說似乎對鱉不敬，鱉又稱「夫妻魚」，指其總雙雙對對出現，既然鸞鴦情深，哪來姦情？

臺灣日治時代歷史家連橫曾在《臺灣語典》中解釋「掠猴」：「姦夫曰猴。臺人捕猴，必斷其尾，則猴不敢逃入山，恐為同類所噬。捉姦者必割其髮，以示懲罰，則見者以為恥。」

根據研究，猴群會產生一隻雄性猴王，享有優先交配及一夫多妻的特權。其他猴子偷找母猴交配時，因怕被猴王發現驅打，常會稍停觀望四周，然後再繼續動作。臺灣山區早年常見獼猴，

先民應看過猴子偷情，因此衍生出「掠猴」之說。這也是較為可信的說法。

題外話，臺灣閩南語除了「掠猴」，還有「掠龍」和「掠兔仔」。「掠龍」就是按摩，因為主要部位在龍骨（脊椎）兩側，所以稱為「掠龍」。「掠兔仔」則指喝酒太多嘔吐，因為「兔」與「吐」同音，就委婉說是去抓兔子了。（頁 88-89）

由此可見，作者不但探討詞語的語源，更能糾正舊說，提出己見，並旁及介紹其他相關詞彙，所論抽關啓鑰，匡弼前修，可謂思深悟銳。

（二）受外來語或外來流行文化影響，如來自香港的「無厘頭」、「猴塞雷」、「大哥大」、「事業線」、「波霸」，來自日本的「便當」、「油切」、「運將」、「歐巴桑」、「高雄」，受英文影響的「馬殺雞」、「粉絲」、「摩鐵」、「秀逗」，受其他外語影響的「高麗菜」、「野柳」、「福爾摩沙」、「富貴角」，甚至是受漫畫影響的「三條線」、「天龍國」等。以「無厘頭」為例，作者先在「解曰」下釋義云：「沒有道理，莫名其妙」，然後於「講古」下詳辨其語源：

臺式國語「無厘頭」一詞，源自香港粵語「無厘頭」（mou lei tau），而香港粵語「無厘頭」，則源自廣東俚語「莫釐頭尻」。

「莫釐」是分不清楚，「頭尻」是頭尾（「尻」是臀部，臺灣閩南語也稱屁股為「尻川」），「莫釐頭尻」就是說一個人連頭尾都分不清楚，做事沒有章法可言。因為「莫」通「無」，「釐」同「厘」，「尻」字不雅，「莫釐頭尻」後來就被簡化為「無厘頭」。（頁 34）

作者細考「無厘頭」一詞的讀音、詞義、詞源，嚴謹認真。相關解釋，恐怕連香港人本身亦未必清楚。

（三）受粗言穢語、俗語、熟語或諺語影響，其語源既有來自閩南語的，亦有源自外來語的，例如「太麻里隔壁」、「靠腰」、「機車」、

「虎爛」、「賭爛票」等。以「賭爛票」爲例，作者先在「解曰」下釋義云：「因不滿一方而投給另一方的票」，然後於「講古」下詳辨其語源：

「賭爛票」是臺灣的選舉用語，主要指因不滿某一方而故意投給另一方的票。……或許有人會好奇，那「賭爛票」裏的「賭爛」兩字，又是什麼意思呢？

「賭爛」一詞源自臺灣閩南語的粗俗用語「突隣」（tuh lan），「突」是用尖銳物去刺，「隣」則是男性生殖器，「突隣」形容因對某人或某事極度不滿，氣到要自殘刺下體。當然，這是誇大的用語。

「突隣」一詞雖然傳神，卻不雅，直到中文音譯寫作「賭爛」後，才被廣為使用。（頁 186-187）

總括而論，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一書，誠如作者在書中序文末段所說：「這是一本有『梗』又『搞剛』的書，絕不『虎爛』，但歡迎『吐槽』。」讀者們，你瞭解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嗎？如果不懂，請細閱曹先生的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，一同瞭解箇中意義。

當然，「臺式國語」的例子，不勝枚舉，除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所考 100 則詞語外，作者舊作《臺灣國語》尚有 24 則未收錄於本書的詞語，其中如「速配」、「車拚」、「甲意」、「假仙」、「阿達」等，至今仍然流行，作者棄而不錄，令人頗覺惋惜。如果作者能夠將《臺灣國語》中的 52 則詞語，全盤收錄於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中，將之作爲舊作的「增訂本」，則將合計收錄「臺式國語」共 124 則，內容更加豐富，相信亦會更有吸引力。此外，現存流行的「臺式國語」中，還有「阿給」、「麻吉」、「耍寶」、「放鴿子」、「啥米」、「三小」、「那 A 安呢」、「A 菜」、「哭爸」、「很雷」、「很屌」、「正港」、「死翹翹」、「爛人」、「紅不讓」、「嗆聲」、「就醬」、「夯」、「殺很大」等生活用例，其語源如何？分類如何？同樣值得考辨。謹期待作者未

來能進一步增訂大作，與讀者探討更多有趣的「臺式國語」。

近年，香港盛行粵語保育運動之風，研究「港式中文」，以至粵語本字或正音者，皆大有人在，如陳伯輝、何文匯、王亭之、潘國森、潘永強、彭志銘、吳昊、吳建成諸位先生，均有相關論著。至於「臺式國語」之研究，連橫（連戰祖父）1957年出版《臺灣語典》（1963年臺銀經研室重排出版），道夫先路，有開啓山林之功；1984年，劉三雄、陳木城又出版《趣味臺灣國語》（親親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），淺淡其中一二。惟此後之相關專著，可謂鳳毛麟角，未免可惜。因此，曹氏出版《臺灣人也不知道的臺式國語》，殊為難得，其於臺灣語源學之研究，亦別有意義，謹此誠意推介予對「臺式國語」有興趣的各位讀者，以及有意研究臺灣語言、歷史與文化的專家學者。